

人文齐鲁

周自齐与剪辮惨案及辮子军

◆刊前絮语

噫吁嘻，
宁杀人不剪辮

◎王慧

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夹杂着太多的血雨腥风，但读过作者魏敬群的《周自齐与剪辮惨案及辮子军》还是不免唏嘘感叹——剪掉男人头上的一条辮子竟会引发那么大的惨案。

清初多尔衮以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命令强制中原男人乖乖地剃发留辮，300年之后不仅成了他们的自觉遵守，而且视为祖宗家法，不可更改。民国走向共和，首先对付的就是这象征满清统治的辮子。可是剪辮子遇到的抵抗是民国当政者所意想不到的。在山东昌邑发生的这起剪辮惨案看来令人发指，民国的剪辮子宣传员、议事会成员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被活活烧死，因剪辮死难者达27人。为了留住头上那条辮子竟制造出这样的惨案，除了让人感叹变革之难，还让人深深地为那时的国民性忧愤，这是怎样的愚忠和刁蛮呢！

《融入历史烟尘中的乡村学校》是作者张功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学校的回忆。那时的乡村学校或是一破庙，或是空闲的民房或大队仓库，没有玻璃，黑咕隆咚，地面也坑坑洼洼，条件的确十分简陋。但我想这样的学校最大的好处还是能方便孩子就近入学，不用披星戴月花费两三个小时去赶路。联想到最近报道的农村中小学消失太快，农村孩子失学人数又有增加的消息，觉得当时贫下中农提出的“小学不出村，初中不出片，高中不出社”的办学口号还是很有道理的。

在《撤向敌人方面的传单》一文中，老作家苗得雨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贵的历史收藏。抗战时期国共合作，共产党的宣传图文并茂，蒋军、还乡团全编进了顺口溜，真的很有艺术性和鼓动性。

作者陶玉山的《冬天和渣子》读起来也很有生活情趣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冬天燃煤供应紧张，老百姓想尽办法提高燃煤的利用率，最普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煤灰掺上土和起来用，这种和渣子的办法我小时候似乎也见过，现在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估计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做了。

精神家园：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，如果你热爱这发展脉络；挖掘的是人文，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文脉；寻觅的是过去，观照的是今日之

稿件及图片发至：wanghui30500@126.com

□编辑：王慧 □美编：李晓萌

男人头上的一条辮子，曾是满清王朝一个显眼的政治符号。无论剃发蓄辮还是剪辮换形，总与流血连在一起。清人入关，天下底定，摄政王多尔衮命礼部颁布“剃发令”，端的是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违抗者杀无赦。待到清朝灭亡，民国肇建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“剪辮令”，不遵者以违法论。这条大辮子在人们头上顶了二百多年，谁曾想，剪掉它竟也会导致惨案发生。



山东总督周自齐



1900年周自齐在纽约

□魏敬群

发生在山东昌邑的剪辮惨案和驻扎在山东兖州的辮子军，都与山东都督周自齐扯上干系。

游走异国万里行 一条辮子盘头顶

周自齐是山东单县人，出身官绅世家，书香门第，其父周锦秀曾任广东候补巡按。周自齐两岁失父，随大伯周京秀（时任两广盐运使）长大。他自幼聪慧好学，且刻苦勤勉，20岁入广州同文馆习西语，因成绩出类拔萃，被张之洞看中，以翻译生名义将其保送至京师同文馆。1894年参加科考，被录为顺天乡试副贡。两年后作为随员跟从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赴美，就近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。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参赞，游美学生监督，驻纽约、旧金山领事等，身在欧美十余年，早已被西方文明濡染。头上那条被洋人讥骂为“猪尾巴”的长辮子，他早就想一剪子剪掉，只是碍于自己朝廷命官的身份，不得不束发留辮，出现在异国的公众场合，包括旧金山大地震后的赈灾现场。1908年回国后，他任职外务部参赞，游美学务处总办，清华学堂监督等。当然，那条拖在脑后的大辮子还是无法剪掉。

1911年12月3日，武昌起义后的两个月，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完成组阁后，哈哈大笑剪掉了辮子。时任外务部左丞的周自齐这才与诸同僚一起，将这条“猪尾巴”欣然剪除。

派出剪辮宣传员 昌邑一去不回还

1912年3月，袁世凯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。当时，他任命的各省都督大都为行伍出身，之所以选中这位周游多国、撰有《外交讲义》的资深外交官周自齐执掌山东省，一是欲借重周自齐的外交经验，与德、日、英等打交道，处理

群县衙门的衙役各执长枪、大刀、土枪、腰刀、马叉等，喊打喊杀由十字街向南往城隍庙而去。他们袭击的目标便是宣传剪辮和已经剪辮的人员。议会的人看见的全被杀死，刘镜海、王国恩、罗振卿等参事会的人躲在办公的地藏庵里，被连房带人一把火烧作灰烬。梁怀思、夏文华（主凶夏俊魁之子）和昌邑卸职千总许殿魁在城隍庙开会，他们说：“杀死的人数还不够，一定还有藏起来的，须要挨门搜查，查出没有辮子的人来，不问是谁，一律杀死！”

这一伙疯狗似的搜查者，在东街合盛隆号搜出两位县立高小教员王章民、徐锡田，拖出门外，刀棒齐下，活活砸死。还有越城跳出藏在城壕苇湾者五六人，内有议员王凤亭、宣传员彭仲豪、同盟会员肖兰池、张怀鸮等，同被搜出，当即用刀刺死或砸死。另一位宣传员周振声也已被杀。县议会会长李长庚，越城不果，殉难于县衙门前。在“五一八”惨案（乡人称之为“杀辮子”）中，死难者达27人。劣绅梁怀思、夏俊魁勾结县长张春海制造了流血事件，他们竟造谣说是接到宣统皇帝来电发动的。

周自齐派兵恣凶 梁怀思引颈就戮

山东都督府得到潍县议会打电告急，又有昌邑同盟会员于恩波连夜绕道赴省城向都督告变，周自齐闻之心惊，急招布政使王丕煦、提法使范之杰、巡警道丁汝彪和陆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等商议对策。此时，驻防徐州的第三十九混成旅旅长陈干来电请命。陈干是昌邑人，曾就读湖北陆军学堂，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。辛亥革命时，昌邑县议会、参事会曾资助其组织“淮泗讨虏军”。此次遇难的李长庚、肖兰池曾追随陈干，南北奔走革命多年。肖兰池此时是第三十九混成旅旅长参议，1911年冬因济南南埠之案（即宜春轩惨案）与同盟会员刘溥霖等被捕入狱，三个月前才刚刚恢复自由。他和时任陈干参议的于恩波回昌邑省亲，肖蒙难，于幸免。

听到于恩波传回的噩耗，陈干怒不可遏，本想亲自带兵弹压，无奈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他一再打电催促，力主马上派兵恣凶，为死难者报仇。周自齐决定派遣驻扎潍县的陆军第五师第九旅旅长马良，就近带队相机处理，并委托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王诤前往昌邑督办。马良率队于农历五月二十二（阳历7月6日）早晨到达昌邑。事机不密，为劣绅梁怀思所知，所以军队进城后，县衙役全部逃光，千总许殿魁、劣绅夏俊魁、夏文华父子及其全家男女均逃一空，劣绅梁怀思只他一人和几个老嫗在家，其余男女亦皆逃走。

马良见事不可为，即不动声色，在大街上对老百姓安慰一番，带队复回潍县。至农历六月初一（阳历7月14日），马良又带队到昌邑，扬言此来是为帮助县衙门恢复办公，传知衙役于初三三点来点卯，来者每人赏钱四千文，不来者永久除名。到初三衙役们来县衙点卯时，军队即将县衙包围，共杀死衙役63人。马良带人将劣绅梁怀思押解到济南山东都督府。周自齐下令，将元凶梁怀思押赴西关丁字街斩首示众，并批准将夏俊魁全部家产没收官卖，所



1917年，辮子军在北京。

得款项在昌邑修建烈士祠，为27位死难烈士立碑。

辮子兵声名狼藉 山东军保存戒心

1913年3月20日，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，孙中山在事发后从日本回国，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，准备发动“二次革命”。4月7日，北京政府参谋部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辮子军统帅张勋，吩咐他们做好动员准备，以供必要时的调遣。

张勋清未曾任云南、甘肃、江西提督。辛亥革命后，他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，一直以“大清复辟”为己任。为表忠诚，本人及所率定武军均保留发辮，张勋称辮帅，定武军称辮子军。辮子军抢掠成风，声名狼藉。后来在1917年7月，辮帅率5000辮子兵进京拥护帝制，仅仅招摇了十来天，段祺瑞部的讨逆军便杀进北京，辮子军遂败退山东，驻扎兖州。袁世凯将其收用，改称武卫前军。这次接到北京参谋部的命令后，辮子军遂擅将津浦路北段的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。山东军以为辮子军要造反了，便赶忙拆毁了一段路轨，以阻止辮子军南下。辮子军又错误地把山东军作为用兵的对象，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来解释，他们才知道是大大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。

这件小风波证明，山东都督周自齐对这位辮帅没有什么好印象，也没把辮子军当自家看待。1915年12月，袁世凯复辟帝制，登基做了洪宪皇帝。身为内阁总长的周自齐推波助澜，最终成了帝制祸首。剪辮子的周自齐和留辮子的张勋竟会殊途同归；而周自齐遭通缉亡命日本，1918年宽赦回国后，三弄两弄又爬上署理国务总理、摄行大总统的宝座。

噫吁嘻，民国改元一台戏，看得人乱眼迷离。



民国初年，警察在街头强行剪辮子。